



◎卧龙生 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天 鵝 譜

卧龙生 著

天
鶴
譜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怪事丛丛	(727)
第二十六回	鬼王现身	(745)
第二十七回	神剑施威	(775)
第二十八回	神剑奇袭	(794)
第二十九回	任重道远	(807)
第三十回	巧妙安排	(835)
第三十一回	意外惊喜	(866)
第三十二回	乍闻噩耗	(895)
第三十三回	奇峰突起	(924)
第三十四回	近乡情怯	(953)
第三十五回	三绝五妖	(984)
第三十六回	元凶授首	(1017)

第二十五回 怪事丛丛

方雪宜抱拳笑道：“有劳帮主守候，不知寺中可有什么动静？”

霍鸣风目光在尹、李二女身上一转，吃了一惊，道：“老弟台，这两位姑娘，是哪里来的？”

方雪宜笑道：“这是天魔女的两名爱徒，正巧被咱们遇上，顺手就擒了回来。”

霍鸣风道：“她们真是天魔女的徒儿么？”

方雪宜道：“自然是真的了！”

霍鸣风道：“这就好了！快快入内说话。”

几人进得方丈静室，只见那少林掌门人入云大师，正和入圣大师两人双掌互抵，盘膝坐在禅床之上。

方雪宜凝目望去，发现这两名老和尚的额际，隐隐升起一片白雾，眉目之间，显得甚为痛苦，不由得心中暗道：瞧他们的神态，好似正在比斗内力，只是在这强敌来犯之际，为何自己竟兄弟阅墙起来了呢？

寻思之间，宋孚已将尹梦荷放在一只蒲团之上，李芸则席地而坐，神情甚是乖顺。

安小萍显然也被眼前的情景所惑，皱眉向霍鸣风道：“帮主，这两位大师怎地了？”

霍鸣风微微一笑道：“他们临时抱佛脚，正在练习一种武

功，几位不用担心了！”

方雪宜闻言，心中暗暗失笑，忖道：“这话倒是不假，少林高僧也被迫临时练功，足见天魔女果然有着过人之处……”

他转念间，不由得在心中添了几分警惕！

宋孚没有瞧见丐帮的几位长老，不由得笑道：“霍兄，贵帮的几位长老呢？他们还没有回来么？”

霍鸣风苦笑了一声，道：“少林前寺来了强敌，他又赶去相助寺中的和尚去了。”

宋孚怔道：“什么强敌？”

霍鸣风道：“老朽为替入云掌门人护法，未曾前去查看，据说也是五魔中人，只不知是哪一位魔主而已！”

方雪宜皱眉道：“这么巧么？”

霍鸣风道：“可不？霍某也正是为此奇怪不已！”

宋孚略一沉吟道：“那华山董千里，昆仑萧飒，可曾来到寺中？”

霍鸣风道：“萧、董二兄也去了前殿了！”

宋孚道：“不对啊！”

霍鸣风道：“什么事不对了？”

宋孚道：“寺中一片清静，不像有人生事嘛！”

霍鸣风道：“也许他们已然移到寺外去了！宋兄，入云掌门和入圣大师再有个把时辰，即可成功，这护法之事，敦请宋兄代劳一番如何？”

宋孚一怔道：“霍兄你呢？”

霍鸣风道：“兄弟前去查看一下……”

宋孚笑道：“那又何必？一事不烦二主，护法的事，仍由霍兄担代，兄弟和方老弟代劳到前寺一行便了！”

方雪宜笑道：“不错，区区这就前去瞧瞧！”

转身便待离去。

安小萍忽然笑道：“方兄，我陪你一道去……”

转头向宋孚一笑，接道：“这两位姑娘，交给宋老照顾了。”

宋孚楞了一楞，道：“把她们交给老朽么？这么说，老朽也得守在这方丈静室了？”

安小萍格格一笑道：“不错，有劳宋老了！”

两人一先一后，出了方丈。

穿堂过殿，到了山门附近，却依然未曾见到有人，这不禁使得安小萍大感奇怪，忍不住问道：“方兄，怎么半个人影也没有呢？那霍帮主骗了我们么？”

方雪宜笑道：“霍帮主不会骗我们，只是，也许他们已经离寺他往……”

安小萍道：“怎么会？就算他们走了，寺中的和尚，也不该一个不见呀？”

方雪宜道：“贤弟说的是，看来，咱们还得去向霍帮主请教一番才成！”

安小萍摇头道：“那倒不用了！”

娇躯一拧，竟向寺外扑去。

方雪宜剑眉一皱，伸手拉住安小萍，喝道：“贤弟，你要去哪里？”

安小萍被他抓得粉面一红，低声道：“方兄，咱们不是要找那丐帮几位长老么？”

方雪宜道：“不错，咱们正是在寻找他们，只是，咱们总不能茫无头绪地乱跑呀？”

安小萍道：“方兄有何高见？”

方雪宜松开了右手，笑道：“贤弟，有一件事，你可要想到了？”

安小萍道：“什么事？”

方雪宜道：“就算丐帮那几位长老不在寺中，但寺中的僧侣，为何也一个不见？”

安小萍一怔道：“是啊，我怎地没有想到呢？难道说这些和尚全都……死了么？”

方雪宜笑道：“不可能！”

安小萍道：“那……他们去了哪里？”

方雪宜道：“这就是耐人寻思之处了！如是兄弟料想得不差，只怕他们别有一处所在……”

语音未已，只见一名僧人飞奔而来。

安小萍道：“方兄，有人来了！”

方雪宜点了点头，容得那僧人走到近前，蓦地闪挡住去路，喝道：“大师请了！”

那僧人一路急行而来，却未料到在这山门左近，有人隐藏，顿时大吃一惊，脱口道：“什么人？”

方雪宜目睹这和尚的神情，心中不禁犯疑，暗道：“此僧如此慌张，必有缘故，我得留心他一二才好……”

口中却道：“大师这般匆忙，意欲何往？”

那和尚定睛看去，见是两个不认的少年，当下胆子壮了不少，大声道：“小施主，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所在？”

方雪宜笑道：“嵩山少林寺，区区自是知道了！”

那僧人冷笑了一声，道：“施主既知是嵩山少林寺，就该明白这儿不是容人撒野之处！”

安小萍笑道：“我们几时在这儿撒野了么？大和尚，你说话

可得要客气些!”

那和尚冷冷地看了两人一眼，道：“施主，你们是怎样进寺来的?”

方雪宜笑道：“山门未闭，自己走进来的！不过，奇怪的是，怎地不见有那接待香客的知客僧侣出现？大师父，贵寺的和尚都到哪里去了？”

那和尚又打量了两人一眼，这才接道：“本寺今晚有了极大之事，小施主如是无事，最好快快离开嵩山为妙，否则，如有伤损，可莫怪贫僧未曾告诫你们了！”

方雪宜听得心中窃窃好笑。

安小萍则觉得甚是有趣，笑道：“多谢大师父关照，不知大师父欲待何去？”

那和尚道：“贫僧奉了掌门人之命，出寺公干……”

安小萍脱口道：“哪一位掌门人？”

那和尚道：“自然是我少林寺中的掌门人了！小施主问得真是奇兀得很！”

安小萍道：“区区想见贵寺掌门人一面，不知要怎生才能见到？”

那和尚显然是急于离去，闻言摇头道：“小施主，你们来得不是时候，掌门人今晚也入定，不会见客的了！”

安小萍惋惜地叹了一口气，道：“方兄，咱们真是佛缘太浅了些……”

说话之间，向方雪宜眨了一眨眼。

方雪宜知道她的用意，是要自己捉弄那和尚一番，但他此刻心中却已另外有了打算，当下笑道：“贤弟，咱们来得既是如此不巧，那改日再来吧！”

一拉安小萍大步出山门。

安小萍被他弄得惑然不解，走出山门丈许，越过了小溪，不禁低声道：“方兄，你这是为何？”

方雪宜回头看了看少林山门，笑道：“贤弟，咱们等那和尚出来以后，便跟着他身后，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安小萍这才恍然笑道：“原来方兄也擅心机啊……”

两人说笑间，远远望见那和尚探出头来，向四周打量不已，只因夜色甚浓，是以他才望不见方雪宜等两人站在树下未走，只道他们业已离去，竟是闪身出了寺门，向右侧山下行去。

方雪宜招呼了安小萍一声，两人展开身形，远远地盯在那和尚身后。

那名僧人一路疾奔，顺着少室左麓，直奔太室而去。

安小萍暗用传音之术，向方雪宜道：“方兄，这和尚轻功不差啊！”

方雪宜道：“不错，只是脚下稍嫌沉浊，难以持久……”

一路行去，转眼之间，已有十里远近，只见那僧人忽然步履一缓，停了下来。

方雪宜、安小萍连忙矮身蹲入路旁草丛之中，暗暗望去，发现那名僧人正在向来路之上张望。

安小萍低声道：“好险，差点被他发觉了！”

方雪宜笑道：“可不是，这和尚很机警，咱们可得多加小心才是。”

安小萍点了点头，只见那和尚转过身去，斜刺里奔向一处树林。

方雪宜皱眉道：“贤弟，他为何舍了小径不走？”

安小萍道：“也许已经到了地头吧！”

方雪宜走出草丛，略一犹豫，拉着安小萍，便向那松林奔去。

走到近前，这才发现，打那松林之中露出了一缕淡黄的灯光。

安小萍吃了一惊，低声道：“这儿住着有人！”

方雪宜却用传音之术接道：“贤弟，咱们再要说话，可千万不能出声，只可用传音之术……”

他们不但武功极高，而且行动十分小心，直至逼近那露出灯光的茅舍之下，屋内这人，仍未发觉。

方雪宜打量了茅舍一眼，向安小萍用传音说道：“贤弟，你到那窗下去瞧瞧，我就守在这正门的前面……”

安小萍点了点头，矮身便向窗下蛇行而去。

方雪宜目睹安小萍逼近窗畔，自己也轻轻地移向那半掩的柴门。

他行动十分敏捷，靠近柴门，张目望去，只见门内寂然，一闪身，便贴着门缝，窜了进去。

室内除了一座神龛，和中间高挂的一盏万年灯而外，别无一物。

左右两侧，各有一扇木门，却是关得很紧。

他缓缓地向右侧那门行去，贴耳一听，室内果然传来低语之声。

方雪宜暗道：“想必那和尚就在这间房中了……”

思念未已，忽然听得室内传来一声暴喝道：“什么人？”

接着是一阵砰砰之声，打室内响起。

方雪宜吃了一惊，赶忙侧身退向门边，但木门未启，显然室内之人，并未发现自己！

但他转念一想，暗道：“糟了！八成安小萍暴露了行迹了！”

一念及此，心中大为着急，举手一掌，便向那木门拍去。

轟然大震，木屑纷飞，那扇厚门，竟然被震得碎成八块！

跃入室内，只见室内已无一人。

但窗外却传来叱喝之声。

方雪宜来不及打量室内光景，长身一跃，便自那窗户之中窜了出去。

只见三条人影在窗外打在一起。

方雪宜略一注视，发现除了那和尚而外，还有一位中年壮汉，两人正合手围攻安小萍。

方雪宜看了一眼，便知安小萍应付这两人，实是绰绰有余，当下不再上前，却是转身向屋门行去，一掌振开那另一扇木门！

一股幽香，扑鼻而来，方雪宜骇然一惊，掩鼻连退三步。

自从他遇到宋孚以后，经验阅历，都增进了极多，鼻中嗅得异香，便不敢有稍大意，退开了三尺以后，深深地运了一口气，发觉并无异状，这才缓步向那房内行去。

入目所见，不禁使方雪宜大为吃惊！

果然不出自己猜想，这间小房，竟然是陈设得十分华丽，妆台椅镜，绣榻锦帐，直是大家闺阁的卧房一般。

方雪宜在卧房中巡视了一周，除了那些陈设之外，别无丝毫发现，只好颓然退出室外。

但他依然很仔细地把这栋茅屋前前后后，查勘了个明明白白。

方雪宜忽然觉得这栋茅舍，有着一一种使人迷惑的感觉，好像看来看去，都意犹未尽，总觉得其中有什么地方，自己未曾

瞧出来，是以他在这茅舍四周，来来回回，走了不下四圈之多。

不过，方雪宜却是毫无所获！

这时，那一僧一俗和安小萍的苦斗，已进入十分紧张阶段，方雪宜宁立观战，心中暗道：“她为何不下煞手呢？这两人的武功，实是不堪她一击啊……”

寻思之间，只见那中年壮汉突然猛攻了两掌，回手自长衫之下，取出一对铁笔，大喝一声，一攻安小萍前心，一取安小萍小腹！

这等招式，如是对男人施展，并无不可，但因安小萍乃是一名少女，这些招式出手，正是全都犯了轻薄之忌！

方雪宜心中暗道：“这家伙虽然不知安小萍乃是少女，但他这等招式，定将招来杀身之祸……”

果然方雪宜并未料错，那中年汉子的两招刚递出，只见安小萍脸色一变，怒叱一声道：“你这是找死……”

陡然间眼前白光乍闪，方雪宜还没看清楚安小萍用什么招术，就听得那位中年汉子厉吼一声，往后跌出了两丈远近。

他口中鲜血狂喷，两手拿不牢兵刃，一对铁笔重重地掉在地上，身子晃了两晃，终于向前栽倒下去。

那名僧侣大吃一惊，撒招退了五尺，楞在当地！

方雪宜这时也大大在心中狂震，失声道：“这不是天鹤门的武功么？”

安小萍右手一扬，一幅柔若无物的白绫，电闪一般地击了回去。

她柳眉倒竖，杏目圆睁，缓缓地逼近那名僧侣，冷冷一笑道：“你想活命，最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几个问题！”

那名僧人，这时已吓掉了三魂六魄，安小萍声音一落，他

立即连声道：“施主请讲，小僧知无不言就是！”

安小萍点了点头，接道：“你在少林，责司何职？”

那僧人道：“小僧法智，在少林寺中执掌庙产庶务之职。”

安小萍皱眉道：“你……可是有心叛离少林了？”

那僧人失声道：“小僧不敢……”

安小萍冷笑道：“那中年汉子是什么人？”

法智迟缝了一下，接道：“他……是……八蛮鼓王金长庚的弟子！”

方雪宜这时走了过来，微微一笑道：“贤弟，八蛮鼓王金长庚，也是五魔之一！”

安小萍道：“方兄，天魔女莫非已与他们联手了么？”

方雪宜想起那茅舍之中，那间闺房之事，不禁笑道：“大有可能！”

语音一顿，向法智喝道：“金长庚的弟子，怎会与你相识？”

法智黯然低下头，长叹了一口气道：“这是小僧的罪过……”

安小萍道：“谁管你罪不罪过？你最好少这么吞吞吐吐地！”

法智合十道：“施主，他……乃是小僧俗家的兄长，是以，小僧不得被他所胁迫！”

方雪宜冷冷一笑道：“他叫什么名字？”

法智道：“苗大刚，武林中人称他一声铁笔怪客！”

安小萍道：“他可是与天魔女有什么勾结么？”

法智摇头道：“这个……小僧全然不知！”

安小萍怒道：“我不信！”

法智长长一叹道：“施主不信，小僧也没有办法，其实，小僧每次见他，只是传递寺中动静而已！”

方雪宜道：“那茅舍之中，有着一间女人居住的闺房，你可知道？”

法智点头道：“公子可是指的进门左手的那间么？”

方雪宜道：“不错！”

法智道：“那间闺房，乃是家嫂的卧室！”

方雪宜一怔道：“你嫂子？她是谁？”

法智道：“苗大刚的妻子，至于她是什么出身，小僧从未问过，不过……小僧只知道她名叫小翠而已。”

安小萍忽然接道：“方兄，小翠不是那尹梦荷的两个使女中的一名么？这么看来，天魔女和金长庚早就勾结在一起了！”

方雪宜道：“也许是！但天下同名之人甚多，咱们可以慢慢从尹梦荷处探询……”

语音略略一顿，接道：“贤弟，那苗大刚还有救么？”

安小萍怒道：“他出手轻薄，我已废了他的一身武功了！”

方雪宜微微一笑，向法智道：“大师，你由寺中出来之时，寺中的僧侣，都往那里去了？”

法智道：“他们都在罗汉堂中！”

方雪宜道：“罗汉堂？”

法智道：“不错！”

安小萍冷笑道：“丐帮的那几位长老呢？莫非也在罗汉堂？”

法智道：“小僧离开之时，他们果真全在罗汉堂内，因为……”

他迟疑了一下，慨然一叹，接道：“那五天魔主之中的毒大夫，已然抢先一步，来到了寺中。”

方雪宜听得呆了一呆，道：“恶孔明么？他已经来到少林？”

法智道：“可不？小僧赶来此处，就是向我长兄报明毒大夫已经抵达的消息！”

安小萍冷哼道：“吃里扒外，没有出息！”

方雪宜略一沉吟，道：“贤弟，咱们回寺去吧！”

安小萍道：“这和尚呢？”

方雪宜道：“听他之言，并非大恶之徒，咱们也不用对他下手了！”

语音一顿，向法智道：“大师乃是少林弟子，日拜长佛念经，想必明白，一错不可再错，令兄武功已废，你最好送他下山，助他作个安份守己的良民，胜过再在武林之中兴风作浪，迟早难免身首异处之祸……”

法智闻言，大为感动，合十顶礼，恭敬地应道：“小僧终身不忘施主大德……”

俯身抱起苗大刚，向两人略一为礼，大步走去。

安小萍有些不满方雪宜这等宽大为怀，低声道：“便宜了他们！”

方雪宜淡淡一笑道：“贤弟，能罢手时且罢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咱们又何必与他们斤斤计较呢？”

安小萍道：“咱们这就回寺么？”

方雪宜道：“毒大夫已来，咱们少不得要去与他们周旋一番！”

安小萍道：“这栋茅舍呢？要不要放火烧了它？”

方雪宜摇头道：“不用了！咱们岂是杀人放火之徒？贤弟，咱们走吧！”

转身便向少林寺奔去。

安小萍回顾了茅舍一眼，心中似有不甘，但她并未再说什

么，一拧娇躯，跟在方雪宜身后行去。

那消片刻时光，两人便已回到寺内。

方雪宜稍一打量，回顾安小萍道：“贤弟，那罗汉堂必是在咱们先前未曾到过之处，咱们专走侧径，就不必去向宋老他们查问了！”

安小萍笑道：“不错啊，妾身也这么想……”

当下两人展开身形，便向右侧一带屋宇寻去。

穿过几重院落，在一片林木重重掩映之下，终于找到了少林重地罗汉堂。

方雪宜举目望去，只见那罗汉堂内，灯火雪亮，但因四周树木遮掩，不到近前，无从发现。

当下向安小萍道：“贤弟，咱们入内以后，非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出手。”

安小萍一怔道：“为什么？”

方雪宜道：“这个……兄弟想替少林僧侣，留一点面子！”

安小萍道：“如是他们不敌恶孔明时，咱们仍然一旁坐视不管么？”

方雪宜道：“当真到了那等时候，自然又当别论了！不过，照我猜想，那恶孔明不会如此愚蠢。”

安小萍笑道：“方兄，这罗汉堂内灯光通明，为何不闻一丝打斗之声？莫非……他们全都伤在恶孔明的手下了么？”

方雪宜摇头道：“不会吧！”

他口中虽然如此回答，但心中可也并无把握，当下一拉安小萍，接道：“贤弟，咱们快快入内！”

两人连袂跨上石阶，举目望去，不由得同时一呆。

只见那罗汉堂中，灯光如昼，但除了当中的神幔低垂，和

两厢一十八尊罗汉塑像而外，根本没有半丝人影！

安小萍呆了一呆，立即怒道：“方兄，咱们上了那法智的当了！”

方雪宜皱眉道：“奇怪……”

安小萍道：“什么奇怪不奇怪？明明是那法智和尚骗了咱们！”

方雪宜摇头道：“不一定啊！”

安小萍道：“怎地不一定？这儿一个人也没有，那法智不是骗了我们么？”

方雪宜道：“贤弟，那法智如是有心欺骗我们，只怕也不会愚笨得要咱们回到寺中呢？他大可以顺口说出寺中的任何一处所在，要咱们多跑一些冤枉路啊！”

安小萍道：“可是，这罗汉堂中明明没有一个人，这又怎么讲呢？”

安小萍道：“贤弟，恐怕眼下寺中又有了极大的变动了！”

安小萍皱眉道：“咱们怎么办？”

安小萍道：“回转方丈静室，看看掌门大师……”

两人不再逗留，转身便向方丈禅院奔去。

适才之事，对他们两人而言，实在是大大出乎意料，是以，一时之间，两人竟然忘了再在罗汉堂内察看一番。

否则，他们一定可以发觉那神龛之后，正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们的行动。

两人匆忙地回到方丈禅院，心中可是甚为焦虑，只见到那宋孚正站在门外张望，才算放下心来。

宋孚目睹两人回来，不禁笑道：“老弟，你们此刻收获如何？”